

长篇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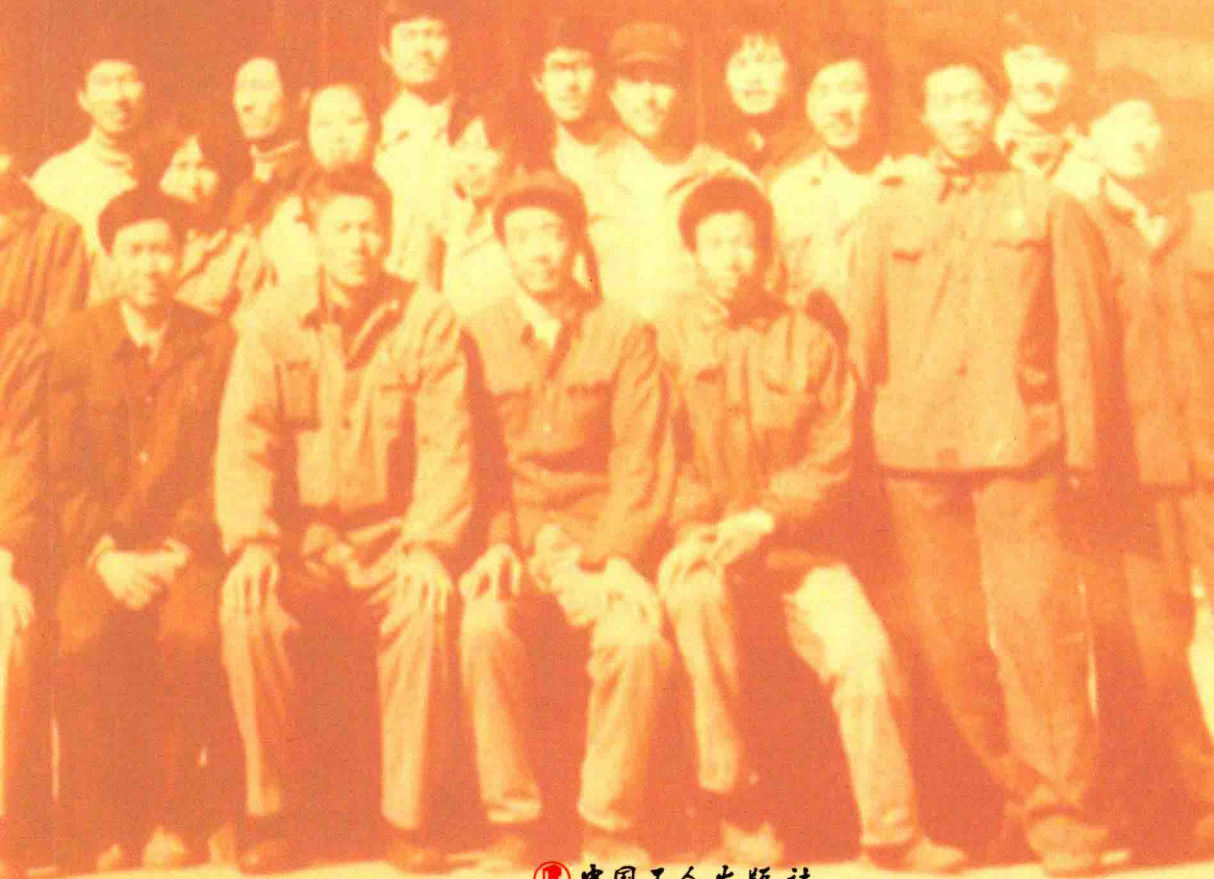
致敬1980年代

难以忘怀的时代记忆 | 不可磨灭的青春经历

中专时代



张瑞海◎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中专时代

张瑞海◎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专时代 / 张瑞海著. —北京 :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5.2

ISBN 978-7-5008-6075-4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41761号

中专时代

- 出 版 人 李庆堂
责任编辑 李 倩
责任校对 董春娜
责任印制 黄 丽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 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 62350006 (总编室) (010) 62005039 (出版物流部)
(010) 82075934 (社科文艺分社)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010) 62005042 (传真)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昌平开拓印刷厂
开 本 710毫米 × 1000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20千字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9.00元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20 世纪 90 年代末，我与张瑞海相识，因为经历相同、志趣相通便成了好朋友。张瑞海为人真诚、朴实，骨子里有着淳厚的质地，相处 9 年之中，看到许多人对他有事相求，他都倾心相助，大家对他的口碑是：“瑞海这个人，仁义！”在他的往事追述之中，偶尔也谈到文学。“文学”这个词，似乎是我们那个时代的许多青年人绕不过去的江河。张瑞海也没有绕过去，跳到里面畅游得十分投入。但在我们的交往和接触之中，他很少谈到自己的这段经历。他学生时代做过文学小组的组长，别小看这个“官职”，这在那个时代的任何一个单位，特别是文学青年的心目中，可是一个异常荣耀的“官”。瑞海对文字的敏感，大约就是从那个时期培养出来的。

我想，“张组长”组织文学小组的时候，正是“伤痕文学”大兴于世的尾声，也是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开始攻坚的阶段。同时，更是国人第二次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期。人们那时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真正想帮助中国成为世界强国。要想发展，要想建设繁荣富强的国家，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只有靠我们自己。这样的思想，在我们那一代人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那一代人是奋发图强的一代，是富有责任心的一代。9 年的相处之中，我经常可以感受到瑞海身上的这种世界观，我想，他的文学作品也会有这样的正能量。

知道瑞海写了长篇小说《中专时代》是较早的事情，他一直说拿过来给我看一看，我也想早早拜读他的大作，想不到世事沧桑，我们先后调离原单位，又在新的单位为生存和事业而各自打拼，当书稿送到我手上的时候，距当年提起此事已近十载。得知《中专时代》即将

出版，实为可喜可贺之事。打开作品，一股清新之气、青春之情扑面而来，掩不住青年人的青涩味道，像春天刚刚发出来的嫩嫩的柳芽，让人心动。

这是瑞海文学道路上的处女作，作品把我们带回了纯情的学生时代——中专的学生时代。男生宿舍、女生宿舍、早自习、晚自习、集邮协会、文学小组，有过这样生活的人们立时会回到那个青春洋溢的时间段，就连食堂卖饭窗口里面的“大师傅”也站到我们眼前。今天的我们，再次看到当年的自己，每每斤斤计较着“大师傅”盛菜的勺子不要“偏心眼”……灯火通明的教室坐着晚自习的同学，有人传着悄悄话，谁跟谁似乎有点“那个”……小说中的人物姜正、程亮、杨岚、孙娜丽、郝菁、徐画、艾春雪等，就像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我们的身边人。读着这样的作品，人们会勾起对那时的记忆，让那时的每一天重新过一遍。

对于逝去的事物，我们的头脑会自然而然地选择淡忘，而瑞海在淡忘到来之前，用文学的语言，小说的形式，对中专时代进行了记录。给读者增加了一个欣赏的作品，一个咀嚼过去的机会。作为小说的《中专时代》，尽管作者的笔触还没有来得及对那个时代做更加深入的探索，尽管作品还有进一步深入挖掘的空间，尽管……尽管……但是，张瑞海已经为我们打造了一条通往过去时间的船，乘着这条船，我们可以重温那个时代的经历，重温青春和自我，用我们自己都曾有过的心路历程，去丰满每一个人自己的青春时代。

曹怀新
2015年1月

目 录

1	第一章
11	第二章
19	第三章
31	第四章
39	第五章
47	第六章
55	第七章
65	第八章
74	第九章
85	第十章
97	第十一章
103	第十二章
109	第十三章
118	第十四章
127	第十五章
137	第十六章

144	第十七章
150	第十八章
155	第十九章
162	第二十章
167	第二十一章
176	第二十二章
184	第二十三章
190	第二十四章
196	第二十五章
204	第二十六章
213	第二十七章
219	第二十八章
228	第二十九章
235	第三十章
239	第三十一章
246	后记

第一章

1982年9月21日晚上，被誉为世界最大客运站的北京火车站灯火辉煌，人潮如涌，熙来攘往，热闹非凡。

在开往东北方向的候车室里，有两个青年男女，站在东北角的栏杆旁谈笑。男青年身材高挑，面部微红，上身穿一件绿色的确良上衣，下身穿一件深茶色筒裤，脚上穿一双布底条绒鞋。女青年体态微胖，中等个儿，面部白净，嘴唇左下角有一颗豌豆粒儿大小的黑痣，上身穿一件碎花的的确良衬衫，下身穿一件浅蓝色筒裤，脚上穿一双白塑料底布鞋。

“快上车了，你姨咋还不来送你呢？”她看了一下表，两眼望着他。

“放心吧，她会来的。”他望着候车室的进口处，心里不免有些着急。

时间到了8点半，大厅里响起女播音员甜润的声音：“各位旅客，由本站开往沈阳方向的153次列车，开始检票上车了，列车在第3站台……”

候车室沸腾了，声音嘈杂。

两个男女青年各自携带行李，跟在长龙似的队伍后面缓缓移动。

“姜正，快把你的东西给我！”一位30岁左右的中年妇女，额头挂着汗珠儿，手里拎着满满一兜水果跑过来，“你帮她拿行李。”

姜正的行李已背在身上，他怕麻烦，忙说：“姨，您帮杨岚拿行

李吧。”

“姨，您别听他的话！”杨岚笑讽道，“别看他是小伙子，不见得比我有力气，您用不着帮我，还是帮他吧。”

听了杨岚的话，姜正没有反驳，因为他了解这位“假小子”！

姨无奈，见背不成行李，便随手抢过杨岚手里的提包。

“哎哟我的妈呀，好不容易挤上来啦！”杨岚进了车厢，找到了座位。

“也真怪，离开车还有半个小时呢，慢慢上车，有什么可挤的？大家偏不，好像列车即刻出发一样！”

“你这个大白薯，骨碌在我后边了吧？”杨岚看着满头冒汗的姜正，一边接行李，一边戏谑道。

“我是白薯，你是山药！我听说山药还不如白薯呢！”姜正还击道，“啥时候你能改掉你那高声大嚷的男性脾气呢？”

“好，我闭嘴，闭上我该死的嘴行了吧？”杨岚说完，“扑哧”一声笑了，因为她看见正在窗外的姜正的姨了：“姨，您别见怪，我就这脾气。”

姨把兜里的苹果、梨，从窗口递给姜正。

杨岚去整行李，安顿好。尽管她有比姜正富余的力气，然而也禁不住一个劲儿地折腾，也满额挂汗珠儿了。

时间过得很快，眨眼工夫二十几分钟过去了，车厢里渐渐平息下来。

夜晚，没有风，一弯上弦月洒下微弱的光，融在月台上的灯光里。月台上站满了人。除了服务员以外，该都是送亲友的吧？中国人的习惯，一向把送亲友看得非常重要，他们站在那儿，明知道自己在亲友上车前，不能把心里的千言万语都向他们说尽了；明知道自己不来送，列车也要运行，亲友也要离开，但他们还是来了……

列车出发的时间快到了。

“姜正，”站在窗外的姨将头靠近窗前，“火车开走后，你俩多吃点

儿水果，头一次坐火车，心里有火……”她好像还要说什么，但只是掠了一下额前的几根青丝，便离开了窗前。

这一微小的动作，被平时观察入微的姜正看在眼里。他想：姨还有啥要说的呢？

姜正和杨岚是上午一起到北京的，他俩来自京郊农村，从初中到高中都是同学，今年参加高考，同被阳城铁路机械学校录取。

零零……列车启动的铃声响了，随即车轮开始转动了。

“姜正，记住，姨和妈一样，有困难，给姨来信呀……”随着列车向前移动，姨抑制不住感情的冲动，泪水充盈了她的眼眶。

姜正望着窗外，不敢直视姨的眼睛，他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儿。

姨仍在前行，随着火车加速她也加速。此时，一种母性的若有所失的怜爱之情涌上她的心头。啊，儿行千里母担忧！姜正，你知道吗？她不再跑了，她最后一瞥，看到了姜正向她挥动着的手。她是一位多愁善感的女性，为了让姜正走出黄土地，她不知给姜正买了多少参考书，给他说了多少鼓励话儿。她盼他考上，等他考上了，她又淌泪了，不愿他到千里之外的异乡去。她担心：他离家千里之遥，又是个农村孩子，生活会自理吗？就为这，她不止一次淌下热泪……

二

“你哭了？”杨岚带着阴郁的心情望着低头不语的姜正说。

“没，没有。”姜正没有看杨岚，只是摇头，手伸进裤袋，掏出手绢，揩去眼角上两颗泪珠儿。

“不知为啥，我一见你姨眼里闪动着泪花，我的鼻子就发酸。”

“我有同感。”

“还有同感呢，辞别时，连句‘再见’还得我替你跟姨喊。”杨岚努起嘴，那颗调皮的黑痣移动了位置。她留着短发的头仰在靠背上，两眼懒洋洋地合上了。

姜正和杨岚的座位正好是相邻的座位，在他们的同排左面，靠近杨岚这边，坐着一位年轻的姑娘。她和她左面的一位银发老太太说着话，脑后不时地摆动着她的“马尾巴”。这是很时髦的发式，优美、大方，富有浪漫色彩，在农村是不多见的。在这位姑娘上方的行李架上，放有一只赭红色皮箱，箱子上有件包扎得棱角分明的铺盖卷。莫非她是去东北哪个学校报到的？其实，在上车时，“马尾巴”姑娘已看到她右边的这两位农村来的青年，想开口问一问，但她没有。她不愿先搭理别人，不是天生的矜持，而因她是城市来的姑娘。她是位出落得很漂亮的姑娘，身材颀长，白皙的椭圆形脸盘，薄薄的嘴唇，雪白的牙齿，两只丹凤眼清澈闪亮，加上衣着合体入时，看上去妩媚动人。

杨岚抬起头，目光投向姜正。姜正没有丝毫倦意，两眼望着窗外：火车在奔驰，外面浑黑一片，偶尔闪过几点灯光。此时，姜正的心仿佛收缩了，凝结了，觉得心里空空如也。然而，他的思绪像生了翅膀，在和火车轮子赛跑。他不像杨岚那么轻松，他有他的感触，有他海洋般的思潮，有他丰富的情感！

在火车上，不同于在陆地上，那些不曾认识的人，不分男女老幼，只要他们坐在一起，就会不自觉地，而且由开始的忧虑、怯怯的心情，转化为彼此间友好的谈论，谈天说地，海阔天空。

姜正是个不苟言笑的人，性格也不十分开朗。杨岚恰好相反，爱说爱笑，性格开朗。在高中时，同学送给她许多绰号，诸如“假小子”“男高音”之类。这些绰号并不好听，然而当听同学唤她时，她面不改色心不恼！为她这性格，姜正在公共汽车上，劝她要分场合，不要动不动就嘻嘻哈哈，不要忘了自己是个女生……当时真管用，她频频点头，可她说过自己是属“耗子”的，撂下爪就忘。她看不惯那些嘴角流蜜、心里装坏水的人，因而她不想受沉闷的束缚，时时挣脱着这条绳索。她想：人为什么要一样呢？

“给，苹果。”杨岚削好一个苹果，用刀尖扎着递给面部转向窗口的姜正。

“我不想吃，你自己吃吧。”姜正扭过脸，摇了摇头。

“咦？真是上赶着不是买卖！你不吃，我自己吃！”杨岚的声音很大，坐在对面的恹恹欲睡的两个中年男人，睁开没精打采的眼，看了杨岚一眼，以示抗议。

杨岚全然不顾那一套，露出孩子气，歪着脑袋，大口咬着苹果。姜正瞥了杨岚一眼，心里嘲笑说：“这个土气丫头，也不知害臊，让那城市姑娘见了，不笑话你才怪呢！”不知什么缘故，在姜正的头脑中，产生这样一个怪念头：到学校里，城市里的人会歧视农村来的人。“不都是中专生吗？那还有什么歧视之谈？”他又这样安慰自己。在公共汽车上，杨岚曾疑虑忪忪地问姜正：“你说，我们到了学校，城里人会瞧得起咱乡下人吗？”姜正沉思片刻，然后语气坚定地说：“想让别人看得起，首先自己要看得起自己，要靠自己的努力，去赢得别人的敬佩！”

火车已运行一个小时了。虽是金秋之夜，但车厢内人多，体质再好的人，不免也要冒汗。坐在杨岚左面的“马尾巴”姑娘站起身，从裤袋里掏出雪白的手绢，轻轻地在额上擦了擦。她有点口渴，但没有喝杯子里的热水，而是从一个黄挎包里取出一个果皮红润的苹果，打开刀子，动作娴熟地削起苹果来。杨岚好奇地把目光投向“马尾巴”姑娘，在心中羡慕地说：“瞧人家，削起苹果来是那么迅速，而且果皮从开始到最后，成为一整串儿，好一双巧手！而自己削一刀，果皮就断了。看来，就凭这，也够自己学上几个月的！哦，还是人家城里姑娘！”杨岚想着，一种不如人的惭愧情感，笼罩了她的心头……

“大娘，您尝尝苹果吧。”“马尾巴”姑娘把手里的苹果举向身旁的老太太。

“不，好闺女，你吃吧。俺有，俺有哇。”老人一边说着，一边指她脚下的皮包。

姑娘没有再让，而是恬然一笑，把苹果送到嘴边，轻轻地咬了一小口。

“我说闺女，你去哪？”老人绽开笑纹，望着姑娘。

“去阳城。”

“串亲戚？”

“不，去上学。”

“哦，去上学。好啊，俺一看你就像个大学生娃子……”

姑娘和老人的对话，杨岚一直在洗耳恭听。当她听说那位姑娘也是去阳城上学时，心里不禁动了一下，好像寻到了知音似的，产生了一丝快意。但这丝快意是极迅速的，刹那间便消失了。人家也许是大学生呢！不是吗？为啥老太太说她是大学生娃子时，她没有一点反对呢？想到这儿，她那颗渴望交谈的心又沉了下去。过了一会儿，她的兴趣又来了：管她是大学生还是大专生呢，有啥了不起？问你一下，和你先说句话，就矮半截儿了呀？

“请问大姐，您上的是哪所大学呀？”杨岚见“马尾巴”姑娘吃完苹果，正在擦手，问了一句。

这时，姜正好奇地转过头，目光和那姑娘的目光撞在一起，浑身觉得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忙躲开姑娘的视线。

“嗯，不是什么大学，是中专。”姑娘的脸泛着红晕，有些不好意思。

“是哪个学校？”杨岚脸上露出喜色。

“阳城铁路机械学校。”

“哎呀大姐，真是芝麻掉进针眼儿里——巧啦！”杨岚高声叫了起来，旁边的旅客都将目光投向她。

“难道我们是一个学校的？”姑娘恢复了安然神态，显得高兴起来。

杨岚如千里逢知己，欢欣地凑到姑娘身旁。姑娘往里挪了挪，让杨岚坐下，杨岚没有坐。

姜正看着两个姑娘有说有笑，心里高兴起来，但他没有上前搭话。

“你是啥专业？”杨岚问。

“机械制造专业。”

“那咱们是同一个专业呀！哎，是哪个班的？”

“821 班。”

“妙哉！咱们是同一个班。”

杨岚说完，情不自禁地拉住姑娘的手。

“说了半天，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贵姓？”姑娘带着友好的口吻问杨岚。

“小妹我姓杨，名岚。岚是山下面一个大风的风。你呢？”说这话时，杨岚回头向姜正做了个鬼脸儿。

“我叫孙娜丽。”

“是哪个娜，哪个丽？”

“哎呀，你真够贫的了，啥事都想见根见底儿……”姜正没等孙娜丽回答，笑着朝杨岚泼了一瓢冷水。

“没什么，我喜欢这种性格。”孙娜丽朝姜正送去微微一笑，然后把脸转向杨岚，“娜是女字旁，右边是那时候的那，丽是美丽的丽。”说到这儿，她把目光投向姜正：“请问贵姓？”

“他叫姜正。”杨岚的嘴向来是很快的。

“名字呆板，一点儿也不雅气。”姜正微笑着补充了一句。他又想起什么了，望着孙娜丽说：“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的‘娜丽’二字是根据草字头的‘荪’字谐音而起的。古书上说‘荪’是一种香草，正好和‘娜丽’相得益彰。”

孙娜丽听完，下意识地看了姜正一眼，目光中流露出惊奇：“是这样的因由，非常佩服你的知识渊博！”

“你可千万别恭维我。”姜正打趣儿道。

“不是恭维你，你说得确实很对。名字是哥哥给我起的。”

“这算你说对啦！”杨岚笑容可掬地对孙娜丽说，“你不知道，姜正在我们学校，哦，是高中时的学校，有‘未来青年作家’的美称。他在我们县报刊上发表了好几篇小说哪，而且有一篇还被市报转载过。咋样？没看出来吧？”杨岚说完，两眼看着孙娜丽，显出一种非常得意的劲头，好像“未来青年作家”不是姜正，倒是她。

孙娜丽没有看姜正，只是冲杨岚点了点头。在她的心目中，姜正不是一个凡夫俗子。

“这叫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瓢舀，哈哈……”杨岚大声笑了，把姜正对面的两个人又惊醒了。

“我说姑娘，俺老哥俩已经坐了3天3夜火车咧，倒了车，本寻思打个盹儿，小声点好不好？”

“是，听从师傅的劝告！”杨岚说完，朝孙娜丽伸伸舌头，两个人小声笑了。

“哎，刚才送你的那位长者是你的父亲吧？”杨岚问孙娜丽。

“刚才？你呀，在做梦吧？都两个小时过去啦……”孙娜丽望了一下腕上小巧玲珑的手表说。

“对了，我还以为火车刚出站呢！”杨岚攥着拳头，不由自主地在孙娜丽肩上捣了一拳。

“哎呀，真疼！”孙娜丽带着娇娇然的口气叫道。

“哎，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唔，他是我的舅舅，在铁路局工作。我的爸爸妈妈在医院工作，他们没时间送我。”孙娜丽说完，两眼望着杨岚，目光中流露出得意的神情，好像在说：怎么样，我有一个好舅舅！

“哎呀，我算完啦，没有舅舅，爸爸妈妈又是农民。”

“不能这样说吧？”孙娜丽望了一眼姜正，对杨岚说，“在北京站送你们的那位中年妇女，是你的……”

“可以称呼姨，但不是我的姨，是姜正的姨。”杨岚脸上失去了喜色。她想，姜正的姨虽然是位工人，但也比不上孙娜丽的舅舅地位高呀！

“我的姨，是个普通工人……”姜正从书包里拿出一本《小说月报》，回答说。

“姜正同学，你的话带点刺儿吧？我可没有瞧不起之意呀。”孙娜丽笑了，她到底是城市姑娘，性格很开朗。

“不，你想多了。我没有那个意思，只是实话实说。”说完，姜正朝孙娜丽歉意地一笑，看起小说来……

三

列车运行到夜里 12 点多，喧闹的车厢静息下来。播音员早已停止了播音，只有咣当咣当的车轮与铁轨的碰撞声。多数人都闭目入睡了，什么样的姿势都有，让人看起来，浑身都觉得累……

杨岚头靠在窗壁上，迷迷糊糊闭着眼。

孙娜丽和姜正换了位置，她的头靠在杨岚身上，不知是睡还是没睡。

姜正仰着头，双眼闭着，但他没有丝毫睡意。他没心思看小说，思绪在飞腾。要知道，他从生下来那天起，还是头一次见到真火车，头一次坐上火车。他是一个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在书本里，抑或在广播里，他听说过“火车”这个神秘的名字。后来，他在电影里见到了火车。这次，只有这次，当他去异乡上学时，他坐上了火车。真是盘古开天，像在梦中！想起这些，他的心情难以平静，在飞驰的火车上，两颗泪珠从眼眶里滚了出来。是激动？还是对家乡的绵绵恋情？此时，在感情的潮涌中，他很难分清是前者还是后者，也许两者交织在了一起！是啊，他应该心情激动，因为他这个农村孩子，能够考入中专学校是多么不容易啊！前几年，落后的家庭经济条件，和那些脸朝黄土背朝天干农活的日日夜夜，还有旁观者们的冷嘲热讽……他哪样没经受过？然而，他给父母争气了，给自己争光了！当他接到录取通知书时，有多少同伴向他投去羡慕的目光！

现在，姜正不再追忆那些往事，因为那些往事令他心酸。他不是想竭力忘怀它们，而是想把它们埋进心底，因为那总归是过去的生活，而新的生活的翅膀正向他张开，等待他去拥抱！此时的姜正，不再沉湎于过去，他在遐想，甚至在幻想着未来新生活的模样……现在，在姜正的

心目中，浮现出这样一个画面：学校楼舍俨然，操场宽敞而平坦，教师个个慈眉善目，同学……当他想象到同学时，他的想象力好像被什么东西给抑制住了，怎么也想象不出是怎样的神情姿态，找不到恰当的字眼儿来概括他们。不是他的文思枯竭了，而是他没有进入那个生活。是啊，中专学校，能跟原来的高中学校一样吗？新的班级，同学们来自天南海北，性格各异，能和睦相处吗？也许是自己想的太多了吧？同学们一定会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

姜正那颗年轻的、充满希冀的心，飞向了阳城铁路机械学校……